

一把镰刀的传承

徐成文

一把锈迹斑斑的镰刀，悬挂于城市里的书房，似乎与其周围精美的饰物格格不入。在我们家中，这把普通的镰刀却视为贵物，它传承了一种精神——劳动最光荣！

这把普通的镰刀，是爷爷获得的“五一”劳动节奖品。

1956年“五一节”将至，爷爷被邀请去参加县里的“五一”劳动节表彰大会。爷爷是生产队的耕牛饲养员，他管理着生产队的12头肥壮的大水牛。

爷爷旧社会是地主家的放牛娃，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他掌握了一整套饲养耕牛的“绝技”。一头头瘦若枯柴的耕牛，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会膘肥体壮。爷爷视耕牛为孩子——阴晴天气，他一早就把耕牛们牵到深山老林里，选择水草鲜嫩的地方，让它们吃饱吃好。空闲时候，爷爷就利用山涧的流水，为耕牛们清洗身子，不让它们身上有异味出现。虽然家境贫寒，但爷爷说服家人，自己掏腰包买回一把大木梳。当耕牛们吃饱喝足躺在草地里休息时，爷爷就给

它们梳理毛发。爷爷的精心照料，生产队的耕牛劳动时特别劲大。爷爷的事迹传到公社里，公社的领导十分重视，爷爷被树为典型，在其他的大队“传经送宝”。几年下来，公社里的耕牛几乎都变得身强力壮，为当时的农业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县里要召开盛大的表彰会，爷爷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不但从县长手里接过了奖品——一把镰刀，还在大会上交流了养牛经验。

从县里领回奖品——镰刀，爷爷就马不停蹄地带着扁担到了深山。他要利用县长发给他的镰刀，为耕牛们割回青草，让耕牛们打一回“牙祭”。有了这把镰刀，爷爷干活的劲头更高了。他说天有不测风云，把牛草准备着，要是哪天下雨耕牛无法出门，让它们也能吃到嫩草。

改革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生产队的土地承包到家家户户。年迈的爷爷把父母叫到身前，郑重其事地把他的劳动奖品镰刀交给父亲，他年纪大了，再不能去田地里干农活了，他希望父母能继续使用这把宝

劳动号子

王贵宏

八十年代初，我到林场木材作业点上班，那地方没轻巧活儿，偷奸耍滑的人混不下去。场长见我年轻力壮，大手一挥，安排我去“归楞”，“归楞”就是四人一组用抬钩和抬杠把四米或六米长的大小原木归成大楞垛。抬大木头时必须得喊号子，否则脚步不齐走不稳，容易扭腰。

第一天上班，我被眼前的一大片木头吓了一跳，贮木场里尽是些三四十公分粗的大原木。散乱的原木堆里，还有几根头号的“大水壶”（树的根部，特别粗），我看着那些大木头，不由抽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活儿，不咬紧牙关真挺不过去。

头一天，楞场上的原木都一根根地上了垛，到了傍晚，只剩两根一头粗一头略细的“大水壶”了。此时，我的肩头早已红肿起来，一挨到木杠就火辣辣的疼，但在自尊心的驱使下，我仍不露声色地坚持着。之前听人说，抬木头这活儿能挺过三天就没问题了。

组长说，抬完这两根就下班。组长和我一道杠，他是个脸色黝黑四十多岁的山东汉子，个头不高，成年累月和大木头打交道，是个“老磨骨头”（老抬木头的）了，也是喊号的领头人。我俩抬的是头杠，头杠是那个“大水壶”的根部，木质结实且粗，明显沉于后杠。

当抬钩咬紧原木，我憋足一口气，随着黑脸汉子一声“撑腰起钩”的吆喝，我们四人一齐将半蹲的腿站直，此时我蓦地感到全身的血往上涨，浑身上下所有的肌肉都瞬时绷紧，连骨头节都发出一阵轻微响声。我注视一下杠子的另一头，只见组长的额头和颈上的血管像蚯蚓般凸起，腿上的肌肉也不停地鼓动。他刚低沉地吼了声“往前走哟”，只听咔嚓一声，我俩的木杠突然从中间断裂，“大水壶”瞬间重重落在了地上。

杠子又换了根更粗更结实的，铿锵有力的号子声又响了起来：“哈腰挂钩，嘿哟！撑腰起钩，嘿哟！哥四个哟，嘿哟！迈稳步哟，嘿哟！心要齐哟，嘿哟！泰山移哟！嘿哟！……”我们用嘿哟嘿哟的口号配合着，一步步地走向远处的楞垛。

此后的日子里，我每天在这粗犷浑厚的号子里磨练着青春和体魄，那号子里不仅蕴含着劳动者们的坚韧和力量，还有齐心协力的可贵精神。如今想起，依然亲切。



胡茂芹 摄

劳动便是父亲的节

田雪梅

天气一转暖，父亲又跟一个绿化小队打工去了。

我们左劝右拦，父亲呵呵一笑说：“你们看，我身体硬朗，出去干活，既能活动筋骨，又能和人聊天，心情也畅快。家里闲待着，急得慌。”父亲年轻时就闲不住，一天没活干，心里就是虚度光阴。如今父亲年老了，我们不愿再让他起早贪黑地去打工挣钱，可父亲一次又一次背着我们去找活。

早上六点，父亲骑着电动车去干活的地方，晚上七点才拖着一身疲惫回家。我们再次劝阻父亲：“您岁数大了，不该再出去打工了，这样辛苦，身体会吃不消。如果家里待着无聊，您也可以和其他老人一起打打牌，下下棋。”父亲又一次拿了一起干活的王伯伯来做“挡箭”牌：“那个王老汉马上七十岁了，他不照样跟着干吗？”

父亲所在的那个绿化小组，主要是种花，种草，修剪草坪，修葺花坛的边边沿沿。父亲一天忙得像陀螺转，晚上回来，饭碗一放，洗漱完后，我们还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父亲早已睡着了。

劳动节马上来临了，我们制订了外面游

玩的计划，可父亲又是笑笑说：“你们平时忙，放假了带孩子去好好玩玩。我在外面干活，也算游玩了。花花草草见过了，新鲜空气也呼吸了，城市的街街巷巷都走过了。”

父亲的劳动便是他的节。

记忆中，父亲的日历里没有“劳动节”这个节。因爷爷奶奶去世得早，父亲十七岁就随村子里的大人一起下煤窑背煤，一背就是十多年。成家后，他一边兼顾家里的庄稼地，一边在外务工。四季从没闲过，无论多累多苦的活儿，父亲都干过。那时，每逢劳动节假期，看到同学被他父母带着去大城市里旅游，我就无比羡慕。父亲鼓励我们：“你们只要努力，将来这样的好日子多的是。”人勤地不懒，人勤日子好。父亲的勤劳使我家的日子蒸蒸日上，但父亲还是不肯歇一歇，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力气是长出来的，劳动是累不死人的。勤劳是最大的财富。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了城里，可父亲依旧忙忙碌碌。建筑工地、化工厂都留下了父亲劳作的身影。

劳动节一年一次，可我的父亲天天在过着劳动节。活到老，劳动到老，我多么希望天天都过“劳动节”的父亲，健康平安、快乐富足。

打簸箕看起来要比打色斗稍简单一些。老舅却说，“再简单的话不该省的一点都不能少。”

打簸箕的条子不能太干。直接抽了皮的杞柳条子，水气太重，用这种条子打的簸箕容易变形。抽皮阴干之后成捆的条子，在用之前先放清水里稍泡一会，略带水，骨头不硬，而腰身亦有弹性 and 韧度才好。

泡条子的空档，老舅搬了张凳子，膝上横放模子。簸箕模是一件黝黑的长铁条，镂着孔和槽，有的是用硬木头做的，也有是铁的。从臃肿的麻铃锤子中间抽出一根麻线头，细心地缠上去，再用手指挑一下，试试固定程度。

取出一把泡好的条子，用力弯一下。

义非凡的镰刀，割回责任田地里的小麦和稻谷。父母不负爷爷所望，披星戴月，侍弄田地里的庄稼。每当收获时节，也是我们一家人最繁忙的日子，爷爷传承下来的那把镰刀，混着父母的汗水，割回了一家人的口粮，更割回我们金灿灿的美好生活。

已经参加工作的我，每个五一假，没有选择与朋友去外面游玩，而是回到农村，挥舞着爷爷那把早已“牙齿”不见的镰刀，帮助父母“双抢”。爷爷去世那天，老泪纵横，他舍不得那把镰刀，更遗憾的是从我这里开始，这把镰刀或许无人再使用。爷爷去世后，我们不再使用这把镰刀，一是农村有了收割机，我家的几亩小麦或稻谷，一天就收割回家，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二是镰刀的确老了，犹如我的爷爷一般，它也应该休息了。于是，我们把镰刀悬挂于堂屋墙壁，永远保存下来。

十多年前父亲陡然去世，没有来得及交待一句，但我毅然决然选择保存下镰刀。现在的我，住进了城里的高楼大厦，我说服了妻子和孩子，将镰刀保存于家中。

五一将近，有朋友邀约去他在乡下承包的土地里割小麦，我兴致勃勃，特意邀请女儿前去参加。我取下镰刀，擦拭着上面的锈迹，我会带着锃亮的镰刀和女儿一同去农家劳动。

劳动课堂学“农技”

赵荣芹

时隔40余年，当我沿着通往村子的山径走近曾相识的一片结荚的油菜地时，居然情不自禁蹲下身子朝油菜杆间隙的空档里看，想瞧一瞧有没有生长着花生苗？

这是山区极为普通的一块不规则的无名旱地，依山临溪，面积约3000平方米，起伏的油菜间仍可见我们当年翻耕时捡起堆放的瓦砾、砖块和小石头。这块旱地就是当年村小的“自留地”，更是我们劳动课的“作业本”。

清楚记得，刚上学后一个周五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快响时，班主任走进教室宣布：下午每个同学从家带一柄小锄头来，然后集中去上劳动课——种花生。虽生长在农村，对一般农业劳动并不陌生，可亲手种花生还是第一次。于是回家就做准备，把父亲用以栽白菜的那把木柄仅一尺长的小锄头放到大门边……

下午全班30多名学生拿着小锄头排成长队跟着班主任来到那块位于学校3公里外荒滩，老师说，最北端、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油菜地是本班“自留地”，今天种花生。同学们大惑不解：这块被结荚油菜遮得密不透风的旱地，怎么种花生？老师说就在油菜间按方方6寸标准“嵌”花生种。

接老师吩咐，个头小的男生钻进地里挖穴，女同学点种，力气较大的男生掩盖种子。老师一声令下，我们就像小鸟一样钻进油菜地。还别说，拇指粗的油菜杆根部零星地长着纤细的小草，几只黑白相间的雏儿旁若无人似的徜徉于铺满黄金似的枯叶上或觅食或追嬉，我们勾着头、猫着腰也像山雀一样在油菜杆的间隙或挖穴或点种或掩土。最苦最累的就是个头高的男同学，他们掩土，既盖好花生种，还要松土，以便花生种子能顺利出土。在一人多高的油菜间穿梭了30多分钟，每个同学都头戴或身披“黄金叶”走了出来。第一次劳动课就这样在同学们相互嬉戏、追逐乃至胡闹中结束。

“五一”后的第二次劳动课依旧选择在那块油菜地，内容是割油菜。虽是站着劳动，可眼睛必须照顾脚下，以防踩坏花生苗，这回女同学和我等一些力气小、心细的同学又沾光了。我们在前边站着割、力气大的同学负责将它们抱到山坡，还有同学摊晒，接着全班同学拔油菜桩和杂草，满地金黄的油菜变成绿嫩的花生，全班同学累得往草坪一趟时，老师宣布“下课”。以后每个周五的劳动课，我们都是在那块旱地上的……放暑假前挪着凳子锄过两三遍草，赶上久未下雨，我们还用小铁桶、小水瓢从小溪舀水浇花生。以后花生种就疯长起来了，眼看着就是一料好收成……

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劳动课从春天种花生、割油菜、拔草、锄草、浇水、施肥到等秋天收花生、挖地、种油菜等，从拿小锄头、挑粪箕、端水

盆到扛大锄头、抬粪桶等，旱地的粮食从种到管到收，全班同学都学到了。那一堆堆瓦砾、砖块和小石头就是我们挖地、除草捡起的，更是我们数十次参加农业劳动的见证。

出入于农业“实验室”次数多了，我不仅从小学会了种地、品尝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也懂得了“粒粒皆辛苦”，还逐渐发现世间一切皆包容着实验品的性质，学校自留地的春华秋实，就是我们在进行着无数次结果的实验。由此我想，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从发芽、成长、求学、工作到婚姻、家庭，如同种地，经营粗放，任其自然生长，往往就很难保证有满意的收获。

尾部塑形后收口。这样，打簸箕的主体工作就算完成了。

簸箕因敞开面积大，经常用来簸东西，极易损伤。有些为了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就在底部加上几条细长竹片。

簸箕在乡下使用相对频繁。簸粮食里的草末包壳，以及细小沙石，蒜头花生剥了皮也需要借助它清除破碎的薄膜。若是放在凉床上，也是晾晒东西的一个好物件。不用的时候，直接挂在墙上的木桩上，或朝麦茬一夹，丝毫不担心它占地方。

在太阳升起某个清晨，迎着风，簸箕在主人的手中开始劳作。伴随着一阵忽上忽下的扇动，糟粕则被吐向半空最终落在了地上，它的身子里只剩下粮食的精华。



胡茂芹 摄



孙世华 摄